



马尔代夫风情 曾理 摄
刊头书法 臧科 书

小城走笔

庆幸一棵树

(阜宁) 严平

自从那天偶遇一棵树之后,心里就时不时地惦记着她,一有空我就会蹬车前去观赏她,手中的相机从不同角度留下她的倩影。

这里是一片近年来才崛起的新城区,与老城区隔河相望。这里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俨然成了县城的新地标;一片片高标准的住宅小区相继投入使用;学校、医院、超市、广场、公园等公共设施布局有序,亮点成串;街道整洁繁华,道路宽敞通达……这些梦幻般的变化就发生在眼前,就发生在身边。作为身临其境者,我时常为这些巨大的变化所惊叹,也常常用欣赏和好奇的目光去打量着这座新兴的城市。

今年初春,我骑着自行车在小城北京路上漫游观赏,视线被远方的一棵树所吸引。相距数百米,目光掠过一片绿树簇拥的绿化带,只见那疏密有致的蓬树冠凌空映在天幕上,十分抢眼。因为是初春,树冠尚没着绿,灰黑的枝条疏密相间,有款有型,别有味道,她突兀在绿化带之上,成众星捧月之态。待骑车来到跟前,我更是吃惊了,原

来这棵树是长在河中间的,树干周围用水泥石块精心地围砌成一个墩子,这棵树傲然立在河中间。由此可见这是一棵被城市建设者们特别关照的树。因为在河中央,近不了跟前,我估计着这棵树足有20多米高,主干表皮纹路细密,直径应有50~60公分。根据经验我判断这应是一棵老榆树吧,虽有沧桑,但沧桑得很精致体面,就像历经沧桑,不失风雅的老夫人,亦如保持优雅风度的老绅士。我仔细地端详着这棵树,在高出围墩七八米位置,这棵老榆树分成两部分主枝,越向上杈头越多越密,逐步形成颇有美感的蓬大的树冠。她尽管枝条稀疏,但造型别致,临近树梢处还有一个大大的喜鹊窝,有两只喜鹊在上面栖息和鸣,“喳喳……喳喳……”的叫声,让我们这些观赏者更添几分喜悦。

这无疑是一棵幸运之树。我猜想,这里原本就有一条小河,沿河而居的是散落的农户,抑或村庄,这棵老榆树就生长在河边一户农家的前庭或后院。如此看来,不是这棵树长在河中央,而是城市建设

扩张到了树下。我进而推想,农户们拆迁了,城河要拓宽,是否要保留这棵老榆树,当初城市的设计者们肯定有过争议,最终决策者们决定想方设法要保留下这棵树,结果就造就了这棵老榆树长在河中央的壮观景象。

这真是一个值得十分赞颂的明智之举!我无法鉴定这棵老榆树的树龄,但我想没有几十年的光阴打磨,她是长不出如今这样伟岸苍劲的。因而,留下她就留下了这座新城的记忆。一个有记忆的城市才有其个性魅力和历史厚度。比如,我们走在扬州城里,常常因为看到百年老银杏树立在路中间,而更加崇敬这座城市,更加赞誉城市建设者的远见卓识。

一座城市有了古树就有了历史,有了绿化就有了生机,有了水就有了灵气,把这三者结合起来的城市一定是一座充满生机活力的城市。城市的设计者们如此在意一棵树,难怪这座新城绿树成荫,生机勃勃。

我在向这棵老榆树行注目礼时,我也对这座新城的建设者心生敬意!

抚今追昔

陈老总和射阳籍小战士

每当想到陈老总和蔼可亲的面孔,我的眼前就会出现他与我这个平凡的射阳籍小战士相处的镜头。那是1941年,组织上安排我到抗日军政大学军事大队九队学习。一天上午我在校门口站岗。制度规定,不经值班队长批准,任何人员不得进出。我上岗不久,来了一个骑白马穿军装的人,后面还跟着四个穿便衣的,说要找冯定校长。我一个立正说:“值班队长不在不准进。”一个穿便衣的说:“误了我们首长大事你负得了责吗?”我又一个立正说:“这是我的岗位职责,请原谅。”这时有个穿便衣的要硬进,我说:“你们再进我就鸣枪。”骑马的人对穿便衣的说:“你们不要胡来。”他们在校门口等着,等了快半个小时,

值班队长还没来,只见骑马的那人急得一口接一口地抽烟。

后来,值班队长终于来了,他对骑马的人一个立正说:“报告,胡月亮值班迟到,请求首长处分。”并责问我为什么不许首长进:“你知道吗?他就是陈毅军长。”陈老总说:“怎么啦,我不处分你,你反责怪站岗小同志,他坚守岗位职责,不但不应批评还应当表扬。”陈老总说这话时态度很严肃。

有一天,军部执法队星期天上大街检查军容风纪,我在街上玩,执法队几个人上来把我胸章一摘,往街旁木头岗亭子内一关,理也不理我就走了。我莫名其妙,周身一摸,发现风纪扣未扣,才知道自己犯了错误。正万般无奈的时候,

被陈老总一行看见了,陈老总问:“小江,你蹲在岗亭子里做啥?”我一个立正说:“报告首长,我风纪扣未扣犯了错误,被执法队关了禁闭。”陈老总随即派勤务兵叫执法队的人来把门打开放我出来,并对我说:“你是抗日大学的学生,是共产党员,要时时刻刻记住自己是一名革命军人,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丢掉新四军的形象。”

十多年后的一天,已转业到地方的我奉命带领渔船到浙江省一渔场捕鱼,适逢陈老总访问杭州,我和当地干部群众一道排队欢迎。就在这时,我万万没有想到陈老总走到我面前,一眼看到我便问:“小江,你在这里工作吗?”并伸过手来和我握手。我一个立正,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天我回到旅社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分别了十多年,还没忘一个小战士,多么好的首长啊!

江波 口述
张建忠 整理

倭患

瓢城记忆

(市区)许正和

近日查看明万历年间和清光绪年间的两部《盐城县志》,见卷首皆有瓢形的盐城城郭图。令我颇感兴趣的是,那上面东、西、北三座主城门外竟还有半月形瓮城的图示,这是我此前不曾见过的。“360百科”说,“瓮城,又称月城,是古代城市主要防御设施之一,是依附于城门、与城墙连为一体的附属建筑。”由城墙及瓮城的功能,使我想起了盐城历史上屡屡遭受的倭寇入侵之患。

在十三至十六世纪那些风雨飘摇的日子里,倭寇为害的对象多为中国沿海的城市和乡村,所以近海的盐城也难逃此劫。就和这块土地上经常遭受的洪灾、涝灾、旱灾、蝗灾等一样,倭寇也给我们的先辈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不同的是,前者是天灾,后者则是人祸,倭人之祸、之患。倭寇最为猖獗的是在明代,尤其从永乐朝开始及以后的百余年时间里。盐城瓢城城墙,正是在那样的时代大背景下改建或加固的。《盐城县志》载,“明永乐十六(1418)年,防倭指挥杨清、守御千户冯善重修盐城城池,开始改为砖城。并在城门外之外筑月城,驻军把守。”又说,“城头上设有城垛,垛中有一方孔,供防卫、射箭之用”。这一段话说得非常清楚了:古瓢城由过去的土城改为砖城,并且连城垛、瓮城以及水门等配套设施也全都进行了完善,是因为防倭指挥和守御千户在牵头,那么,重修的主要目的便显而易见了。

资料显示,单是在明嘉靖年间,倭寇就对盐城实施了多次侵犯。如“三十四年(1555),倭寇犯盐城,其中一股20余人……烧房掠物”;“三十六年(1557)三月,倭寇从山阳县大海口闯入境内,抢掠后由盐城至庙湾入海”;“三十八年(1559),朝廷派通政使唐顺之视师盐城。于诸海口设兵把守,并在范公堤外筑百座‘烟墩’,每墩驻军十人不等。一遇倭寇入侵,驻军立即举火报警。八月,倭寇再犯(盐城沿海)……”县志上还载有一段将抗倭和瓢城城墙关系说得最为接近的战事:“明嘉靖三十八(1559

年),倭寇大至,离城半里许,一首率众跃马冲北城门,城上箭发,倭酋中流矢而去……倭寇被歼470余人,残部在流窜中又有300余人死伤。”贼势之众,来势之凶,可见一斑。

明嘉靖四百多年后,倭寇的后裔“升格”成了“鬼子”。“七·七”,也成了每一位中国人都不会忘却的一个日子——鬼子们以远远超越前辈的贪婪和疯狂,发动了更为罪恶的全面侵华战争。从那往后,盐城也反复遭其荼毒。据《盐城县志》记载,仅是日本鬼子的飞机对瓢城城厢的轰炸就多达十余次,其中单是1938年3月30日中午12时左右的一次,就在新西门等处上空投弹60枚,炸死居民40余人,炸毁民房1600余间。砖砌的城墙根本阻挡不了鬼子的豺狼之师,“日军侵占盐城后,又到处放火,连烧七天七夜。西大街275家店铺,烧后只剩三片半。全城58700余间房屋,先后被烧毁80%以上……屠杀城内平民,更是骇人听闻。仅红十字会在西大街收集的尸体就有480具……”其他如抢掠、奸淫、强抓壮丁等,均骇人听闻。甚至,就连瓢城城墙的最后拆除也因了那小鬼子——“抗日战争初期,盐城屡遭日军轰炸。为便于疏散人员,民国县政府(不得不)通知各区派工,于1939年4月拆除了城墙。”

倭寇在我们这块土地上造成过巨大的祸患,都给中华民族乃至亚洲不少国家的人民造成过巨大的祸患。可直至今天,日本的执政者不仅不思悔罪,反而还在不断地制造事端和麻烦。我们当然要看到对方也有正义的民众及对人类社会有着积极意义的进步人士,但更须要懂得,在那个民族中有相当比例的恶人像豺狼一样。我们不能指望他们会像德国总理勃兰特那样,为了前人对他们人民犯下的恶行而跪倒谢罪,更不能指望他们在内心会放下屠刀。因为,瓢城历史上的一次次倭患已经告诉了我们的一切。城墙的功能毕竟是有限的,我们必须在自己的思想上筑起精神的城墙,努力做好自己的事,这才是最要紧的!



传承红色文化 弘扬铁军精神
“抚今追昔铁军情”主题征文
主办:中共阜宁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阜宁县新四军研究会 盐城晚报
协办:阜宁县旅游局 阜宁县国土旅游局
承办:阜宁日报 阜宁县摄影家协会 解里镇文学网站